

流年碎影

火车上的人

丁徐荣

火车上最能识得人间百态。我指的是绿皮火车,很慢,摇摇晃晃每站必上下乘客的那种,现在的高铁和动车则无趣得多。

那年从桂林到南宁的火车上,硬座车厢,满满都是乘客。打牌的,聊天的,睡觉的,独自喝酒吃食的,各自成阵。推销商品的小贩每隔一段时间就冒出来,仿佛电视剧中间的插播广告。然而大部分人不感兴趣,看了几眼又吝啬地收回目光。小贩似已习惯,倒也不受打击,仍然尽职尽责地歌谣一般地叫喊:瓜子饼干方便面……

和友人是一刻赶上的车。位置上却坐着一个打瞌睡的中年男子。遂拿出票请他让座。他似乎不敢相信地望着我们,委屈地诉说从上车就一直坐在那里,坐了好几个小时了,请我们另找座位。劝说无效,于是找来乘务员,乘务员看了他的票说,你这是站票啊,人家来了还不让?男子留恋地望着座位,不无哀怨地拿着行李走了。

坐定,发现对面是一对年轻男女,不大,似乎刚从校园毕业。他们一路嬉笑打闹,互相投喂对方零食,间或看书听音乐,手上的书成了攻击彼此的武器。男孩微胖,看着很憨厚,女孩一张娃娃脸,一双大眼睛随时都在睁大,好像一直在拷问着这个世界。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去南宁考编的,都是桂林人。男孩说,这车厢大部分都是去考试的人。细看,果然年轻人多,脚边放着简单的双肩背包,有看书的,有写卷子的,还有好几个一起聊天的,不时爆发出一阵畅快的笑声。他们的眼里满是洋溢的青春,明亮有神。年轻真好,我和友人由衷地感叹。

车厢的另一边,坐着一个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子,戴了耳机,一直盯着窗外,视满车厢的热闹于无物。然而她旁边的小朋友没有打算放过她,对她的红色耳机线比较感兴趣,一直拉扯着玩。女子发觉了,阻挡了几次未果,起身离开了。小孩正玩得热闹,不见了“玩具”,顿时大哭起来,她妈妈连忙抱住孩子安慰,嘟哝了几句,大约是替被嫌弃的孩子抱不平。她的孩子这么可爱,怎么能有人不喜欢呢?机灵的小贩闻声穿过拥挤的人群走来,趁机推销了一个玩具,小孩的哭声渐止。

突然前面几排位置传来一阵嘈杂声,间杂着哭泣。是一个年轻姑娘,一身红衣,抱着一个大洋娃娃。她动作激烈地说要下车,车里有坏人。陪在她身边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老年男子,俩人极有耐心地按住她,柔声安慰。年轻男子抱歉地对周围人点头。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,只有女孩在哭喊挣扎着。看相貌,老年男子是女孩的父亲,一定为女孩操碎了心,头上隐隐露出白发,脸上刻着愁苦的皱纹。男孩呢,是她哥哥还是恋人?女孩长得很好看,穿得也整齐,却按捺不住脸上的焦躁。她像一首前进曲中突然冒出的休止符,让我们一群人心绪复杂,仿佛触摸到了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

起身去倒水,在车厢的交接处看到了那个戴耳机的年轻女子,正抱着双臂斜靠车厢看窗外。正是四月末,春光将暮,窗外的田野树木不断倒退刷新,浓浓的绿意中偶或露出大片的白花,很诗意。车厢突然暗下来,火车进入隧道,一片安静的黑,只有轰隆轰隆的火车声有序地唱响着。一会儿,光线明亮了,低语又起,一帧帧场景逐渐清晰还原。女子仍然一动不动,侧影像一幅剪影贴在车窗上,她似乎用那个姿势在做长久地等待,亦或在抵抗着全世界。

那是十年前的绿皮火车。火车上聚了又散的人们可还安好?小胖男孩和他的女朋友考上了编了吗?他们一定成家有孩子了吧。那个姑娘的病可痊愈了?还有那个年轻女郎,她还记得那个在火车上的春日下午吗?

徐桥镇始建于清道光年间,原为铁龙滩,当时徽商避战乱到此,因处两山夹一洲,狮子山、香茗山相对绵延,依山傍水,风景宜人,遂落户于此,形成徽派老街。上世纪这里曾是皖西南物流集散之地,水、陆交通便利,为太、宿、望周边交通枢纽。人流、物流于此乘船溯江而上,直达安庆、南京等地,唯一的陆路也是周边地区通往外省的必经之地。

老街,和别处的老街一样,都是属于历史的。一个地方的历史,总要退出人们的视野,所以得想办法保存下来,最古老也最经济的文字过于抽象和隐秘,而老街是最直接最感性的一种留存方式了,所以提到一个地方的老,要么是老城墙,如西安;要么是老建筑,如宏村;要么是老街,如徐桥。

徐桥的老街,是徐桥建镇180年历史的最直接见证者。于是,我们就看到了有着百年积淀的老街,红木、白墙、青瓦构成的徽派古色的主调,各式商店充满老街,其布匹、小商品琳琅满目,生产生活资料丰富,人民饭店、红旗照相馆、理发店等配套设施齐全。这当然是昔日繁华的缩影,但是进入上世纪末,随着铁路、高速、高铁等现代交通的兴起,交通位置的偏移,周边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,徐桥的人气聚集出现回落,交通优势不再,渐渐褪去了历史的荣光,唯



老手艺 许萍 摄

安庆地理

老街

郭全华

有老街,还在坚守历史。

从老街走出去的人一茬接一茬,他们带着老街的记忆,去了世界各地,偶尔回到这里来,除了唏嘘,除了感慨,除了浮现岁月里点点滴滴关于老街的温馨的画面,拿不出任何有益于老街的力量了。而生活在徐桥大地上的人们,也被时尚和新生活所吸引,不再眷恋老街;就算不得已回到老街,也是牢骚满腹,嫌弃它的低矮,灰暗、慢节奏。老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,变得凄凉了。

我有些姗姗来迟。好不容易在新路上找到停车位,我们一行找到老街,可老街已经在改造。有人说,前面还有未动工的,依然保持了原貌。我立即甩开大部队,自行往前钻。

果然,老街还在。两街之间,几乎只有一条窄窄的天线,如果再加一块棚瓦,就可以盖起来,成为有顶的街道。地下是一溜延伸去的横放的石条,这些石条一米多长,表面已经十分光滑,甚至反射着天光。两边商铺林立,五彩缤纷,与老街的灰暗老旧形成鲜明对比。空中纠缠着一些凌乱的电线或捆绑的绳索,一些帆布还在以往昔的方式,维系着各个店铺的日常。石条上有一些行人,他们左顾右盼,神情安然。守着店铺的人,要么抄着手,要么对着某个点发呆,要么把眼神投射在自己店铺的商品上,他们的悠闲,与新街道上的行人迥异。我理解也相信,在老街待着的人,都是习惯了慢生活的人,这里的慢和老旧,对外面的快和时尚,是一种对称,也是一种映衬。

我希望找到更多符合老街身份的物什,继续往老街的分支弄口走。有一段街道很窄,空荡荡,没有人也没有店铺,两边的墙壁长满了青苔,墙上还有儿童留下的粉笔印迹,石条安静得让人心慌。我甚至希望,在这暗淡寂静的石条路上,突然出现一个极其时尚的摩登女郎,她的精致睫毛、口红、首饰、高跟鞋、披风、披肩发,会不会成为老街的一个猎物,抑或老街成为她却步的威严所在?

有人喊我。这里没有我熟知的人,只能是同行者。他们催我赶往下一站。

我一边往回走,一边回头看。我知道,下次来,这条残存着气息的老街,也许就变成了做旧的新街了。到时候,这里的旧就不再是旧,这里的新也抵不过在别处能看到的新。那时,老街连180年的尘埃也拿不出来了。

有没有别的办法,让老街一直老下去吗。

民间遗存

谚语里的冬至

刘恋

“冬至黑,过年疏;冬至疏,过年黑”。这是台湾地区流传的谚语,意思是:冬至这天台湾如果没有太阳,那么过年一定晴天,反之,如果冬至放晴,过年就会下雨。浙江地区的“阴过冬至晴过年”、山东地区的“冬至阴天,来年春旱”、广西地区的“冬至晴,明年阴雨”也说明了同样的奥秘。

“冬至暖,烤火到小满”。如果冬至这天清晨,你推开窗,寒气不再那么盛气凌人,丝丝暖意袭来,你可不要上当,因为那这种暖意只是短暂的,预示着可能到五月份的时候,天气都会很冷。当然,也有谚语表示并不会冷这么久,“冬至暖,冷到三月中;冬至冷,明春暖得早”,三月份也许就可以结束这一份寒意。

“冬至无雪刮大风,来年六月雨水多”。冬至

这天冷风凌厉,雪花迟迟不愿意赴大地的盛情相约,那便是预示着明年六月份梅雨季节多雨,要注意防霉。相反,冬至这一天大风从西北方呼啸而来,明年的春天可能鲜有淅淅沥沥的春雨了,所以有了“冬至西北风,来年干一春”的谚语。

“冬至有霜,腊雪有望”。霜花铺岸浓如雪,霜与雪的关系总是密不可分的,冬至的霜与腊月的雪的关系尤为密切,冬至的白霜是腊雪的使者。若是冬至的草地未见皎洁晶莹的白霜,来年的夏至,需要小心干旱,因为“冬至没打霜,夏至干长江”。

“冬至无雨一冬晴”。冬至这天,没有雨水流淌着,那这一个冬天都会是暖洋洋的好时节。“冬至无雨过年雨,冬至下雨过年晴”,冬至的天气像个调皮的孩子,总是爱和过年的天气唱反调。